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

詞曰：這香醪，調和曲藥多加料。須知不飲旁人笑。杯翻疊例，酣醉破番獠。  
飛虎夢，卜英豪。一霎時，百年隨唱，一旦成交好。

調《殿前歡》

卻說余化龍、楊虎二人帶領三軍，齊至汜水關前，放炮吶喊。早有小番飛報上關，張從龍率領番兵開關迎敵，兩陣對圓。余化龍出馬，並不打話，衝開戰馬，挺槍便刺，張從龍舉錘就打。槍來錘去，戰到二回，不分勝負。余化龍自語道：「怪不得牛皋敗陣，這狗男女果然厲害！」虛幌一槍，詐敗下來，張從龍拍馬追來。余化龍暗取金鏢在手，扭回身子，豁的一鏢，正中張從龍前心，翻身落馬。楊虎趕上一刀，梟了首級。三軍一齊搶進關來，眾番兵四散逃走！兩將就進汜水關安營。

明日，二人一同來見牛皋。牛皋道：「你二位到此何幹？」余化龍道：「我二人得了汜水關了。」牛皋道：「你二人得了功勞，告訴我做甚麼？」余化龍道：「有個緣故，昨日聽得將軍抱恨楊虎，今我二人搶了汜水關送與將軍。一則與將軍重起大運，二則小將初來無以為敬，聊作進獻之禮。將軍以後不要罵楊將軍了。」牛皋道：「元帥來時怎麼說？」余化龍道：「讓牛兄去報功，小弟們不報就是。」牛皋道：「如此說，倒生受你們了。」二人辭別回營，牛皋就領兵出大路口安營，伺候元帥。

這日報元帥大兵已到，三人一齊上來迎接。元帥便問：「搶汜水關是何人的功勞？」三人皆不答應。元帥又問：「為何不報功？」牛皋道：「我是不會說謊的，關是他二人搶的，說是把功勞讓與我，我也不要，原算他們的罷！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仍領本部兵馬去救藕塘關，本帥隨後即至。」牛皋領兵而去。岳爺就與余、楊二人上了功勞簿，安撫百姓已畢，隨即起身，往藕塘關進發。

且說牛皋一路上待那些軍士，猶如赤子一般。效那當年楚霸王的行兵，自己在前，三軍在後。那些軍士常常帶了飯團走路，恐怕牛皋要搶了地方，方許吃飯。一路如飛趕來。這一日，看看來到藕塘關，守關總兵聞報，說是岳元帥領兵已至關下，忙出關跪下道：「藕塘關總兵官金節，迎接大老爺。」牛皋道：「免叩頭，我乃先行統制牛皋，元帥尚在後頭。」金節忙立起來，祇急得氣滿胸膛，暗想道：「一個統制見了本鎮要叩頭的，怎麼反叫本鎮免叩頭？」吩咐：「把報事的綁去砍了！」牛皋聽了大怒道：「不要殺他！你既然本事高強，用俺們不著，我就去了。」吩咐轉兵回去。金節想道：「這個匹夫是岳元帥的愛將，得罪了他，有許多不便。」祇得忍著氣上前叫聲：「牛將軍，請息怒。本鎮因他報事不明，軍法有律。既是將軍面上，就不准法吧！」便吩咐放綁。牛皋道：「這便是了！你若難為了他，我就沒體面了。」金節道：「是本鎮得罪了，請將軍進關駐紮。」

二人進來，到了衙門大堂。祇見處處掛紅，張燈結綵，皆因元帥到來，故此分齊整。牛皋來到滴水檐前，方纔下馬。上了大堂，在正中間坐下，總兵祇得在旁邊坐下，送茶出來吃了，一面擺酒席出來，請牛皋坐下。

牛皋道：「幸喜這酒席請我，還見你的情。若請元帥，就有罪了。」金節忙問道：「這卻是為何？」牛皋道：「俺元帥每飯食，總向北方流涕。因二聖卻在那裡坐井觀天，吃的是牛肉，飲的是酪漿，如此苦楚，為臣子的就吃一餐素飯，已為過分。俺們常勸元帥為國為民，勞心費力，就用些葷菜，也不為罪過，被俺們勸不過，如今方吃些魚肉之類。若見這些豐盛酒席，豈不要惱你？」金節聽了，連聲謝道：「多承指教！」牛皋道：「索性替你說了罷！俺元帥最喜的是豆腐，因河北大名府內黃縣小考時，吃了豆腐起身。他道：『君子不忘其本。』故此最愛豆腐。」金節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越發承情指教了。」牛皋道：「貴總兵，你這酒席，果然是誠心請我的麼？」金節道：「本鎮果然誠心請將軍的。」牛皋道：「若是誠心請我，竟取大碗來。」金節忙叫從人取過大碗，牛皋連吃了二三碗。金節暗想道：「這樣一個好元帥，怎用這樣蠢匹夫為先行？」看看吃到午時，牛皋問道：「貴總兵，俺那些兵卒們，須要賞他些酒飯吃。」金節道：「都與他們銀子自買來吃了。」牛皋道：「如此費心了！」

金節看牛皋已有八九醉意，祇見外邊的軍士進來報道：「金兵來犯關了！」金節悄悄吩咐軍人傳令，各門加兵護守。報子去了，牛皋問道：「金爺，你鬼頭鬼腦，不像待客的意思，有甚話但說何妨。」金節道：「本鎮見將軍醉了，故不敢說。番兵煮近關了！」牛皋道：「妙啊！既有番兵，何不早說？快取酒來吃了，好去殺番兵。」金節道：「將軍有酒了。」牛皋道：「常聽得人說，吃了分酒，方有分氣力，快去拿來！」金節無奈，祇得取一壇陳酒來，放在他面前。牛皋雙手捧起來，吃了半壇，叫家將：「拿了這剩的那半壇酒，少停拿與你爺吃。」立起身來，踉踉蹌蹌，走下大堂。眾人祇得扶他上馬，三軍隨後跟出城來。

金節上城觀看，那牛皋坐在馬上，猶如死的一般。祇見金邦元帥斬著摩利之身長一丈，用一條渾鐵棍，足有百來斤，是員步將。出陣來，看見牛皋吃得爛醉，在馬上東倒西斜，頭也抬不動。斬著摩利之道：「這個南蠻，死活都不知的。」就把那條鐵棍，一頭豎在地下，一頭掛在胸膛，好似站堂的皂隸一般，口裡邊說：「南蠻，看你怎麼了？」牛皋也不答應，停了一會，叫：「快拿酒來。」家將忙將剩的半壇酒送在牛皋面前，牛皋雙手捧著亂吃。那曉得吃醉的人被風一吹，酒卻涌將上來，把口張開竟像靴統一樣。這一吐，直噴在番將面上。那番將用手在面上一抹。這牛皋吐了一陣酒，卻有些醒了，睜開兩眼，看見一個番將立在面前抹臉，就舉起鏢來，當的一下，把番將的天靈蓋打碎，跌倒在地，腦漿迸出。牛皋下馬，取了首級，復上馬招呼眾軍，衝入番營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追趕二里，方纔回兵，搶了多少馬匹糧草。金節出關迎接，說道：「將軍真神人也！」牛皋道：「若再吃了一壇，把那些番兵都殺盡了。」說話之間，進了關來。金節送牛皋到驛中安歇，眾軍就在後首教場內安營。

金節回轉衙中，戚氏夫人接進後堂晚膳。金爺說起：「這牛皋分無禮，不想他倒是一員福將，吃得大醉，反打敗萬番兵，得了大功。」夫人道：「也是聖上洪福，出這樣的人來。」閑話之間，金爺吃完了晚膳，對夫人道：「下官因金兵犯界，連夜裡還要昇堂去辦事，祇好在書房去歇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請自便。」金節自往外出，夫人進房安歇。到了三更時分，忽聽得房門叩響，夫人忙叫丫鬟開了房門，卻原來是夫人的妹子戚賽玉，慌慌張張走進房來，叫聲：「姐姐，妹子幾乎驚死！特來與姐姐作伴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父母早亡，雖是你姐夫撫養成成人，但如今年紀長大，也要避些嫌疑。幸喜你姐夫在書房去歇了，倘若在此，也來叩門？」賽玉道：「不是妹子不知世事，方纔妹子睡夢裡見一隻黑虎來抱我，所以嚇得睡不穩，祇得來同姐姐作伴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我方纔也夢見一個黑虎走進後堂，正在驚慌，卻被你來叩門驚醒，不知主何吉兇？」遂留賽玉一同宿了。

到了天明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金爺進後堂來用早膳。夫人道：「妾身昨夜夢見黑虎走入後堂，舍妹亦夢被黑虎抱住，不知主何吉兇？」金爺道：「有此奇事！下官昨晚亦夢有黑虎進內，莫非令妹終身，應在此人身上麼？」夫人道：「那個甚麼『此人』？」金爺道：「就是岳元帥的先行官牛皋。他生得面黑短鬚，身穿皂袍，分明是個黑虎。我看他人雖鹵莽，後來必定衣紫腰金，倒不如將令妹配與他，也完了你我一樁心事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妾乃女流，曉得甚麼，但憑相公作主。」金爺道：「待下官去問他家丁，若未曾娶過，今日乃是黃道吉日，就與令妹完姻便了。」夫人大喜，就進房去與妹子說知。

金節出來，叫他家丁來問，曉得牛皋未娶夫人。金節大喜，就命家人準備花燭，著人將紗帽圓領送到驛中去，囑咐道：「你不要說甚麼，祇說請他吃酒，等他來時就拜天地便了。」家人領命，遂來至驛中。見了牛皋，送上衣服。

牛皋道：「為何又要文官打扮吃酒？少停我便罷了。」那家將回府說牛皋就來，金節甚喜。大堂上張燈結綵，供著喜神，準備花燭。不一時，牛皋來到轅門下馬，金節出來迎接。走至大堂，牛皋見這光景，心中想道：「他家有人做親，所以請我吃喜酒。」牛皋便問金節道：「府上何人完姻？俺賀禮也不曾備來，祇好後補了。」金節道：「今天黃道吉日，下官有一妻妹送與將軍成親，特請將軍到來同結花燭。」叫：「請新人出來！」那牛皋聽見這話，一張嘴臉漲得豬肝一般，急得沒法，往外就跑，出了大門，上馬奔回驛中去了。這邊戚夫人見牛皋跑了去，便道：「相公，他今跑了去，豈不誤了我妹子終身大事！」金爺道：「夫人不

必心憂。且候元帥到來，我去稟明，必成這頭親事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報岳元帥大兵已來。金總兵也不換衣甲，就穿著這冠帶，上了馬出關，直至軍前跪下，口稱：「藕塘關總兵金節迎接大老爺。」岳爺道：「請起。」暗想：「那牛皋怎麼不見來接？難道又打了敗仗了？」便問金總兵：「為何這等服色？」金節稟道：「祇因牛先鋒兵至關中，甚是無禮，公堂飲酒，居中而坐，吃得大醉。適值番將領兵萬來犯關，那個番將身長一丈四尺，分厲害。牛皋先鋒決要出去交戰，來到陣前，牛先鋒吐酒於番將臉上，番將忙揩臉時，牛先鋒一鎗打死，大獲全勝。卑職賤荆戚氏有一胞妹，年方七，尚未適人。日夜間夢兆有應，欲配先鋒，又逢今日黃道吉期，特請先鋒到行完姻，不知何故竟自跑回。求元帥玉成，得諧秦晉，實為恩便。」元帥道：「貴總兵請回，少停待我送來完姻便了。」金節謝了，回衙與夫人說知，各各歡喜。

再說岳元帥紮下營盤，便叫湯懷去喚牛皋來。湯懷得令，出營上馬，進得關內，來至驛中門首，便問軍士道：「你家牛老爺那裡去了？」軍士稟道：「俺家老爺在後帳房。」湯懷道：「不必通報，我自進去。」祇見牛皋朝著牆頭坐著，湯懷道：「賢弟好打扮！」牛皋道：「湯哥幾時來的？」湯懷道：「元帥有令，傳你前去。」牛皋道：「待我換了衣甲去。」湯懷道：「就是這樣的去罷！」扯了就走。

一同上馬，來至大營，湯懷先來繳令，然後牛皋跪下叩頭。岳爺道：「夫婦，人之大倫，你怎麼跑走了？豈不害了那小姐的終身？今日為兄的送你去成親。」元帥也換了袍服，同牛皋一齊來到總兵衙門。金爺出來接到大堂之上，先拜了元帥，就請新人與牛皋拜了花燭，送歸洞房。元帥對金總兵道：「今日匆匆，另日補禮罷。」金總兵連稱：「不敢！」

元帥出了衙門，回營坐下，對眾將道：「眾位賢弟，從今日起，把『臨陣招親』這一款革去。若賢弟們遇著有婚姻之事，不必稟明，便就成親。況這番往北路去迎二聖，臨陣交鋒，豈能保得萬全？若得生一後嗣，也就好接代香煙。」眾將謝了元帥，按下不表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那山東魯王劉豫守在山東，殘虐不仁，詐害良民，也非止一端。那次子劉猊，倚仗父親的勢頭，在外強佔民田，姦淫婦女，無所不為。忽一日帶了二三百家將，往鄉村打圍作樂，一路來到一個地方，名為孟家莊。一眾人放鷹逐犬，不道一個莊家正鋤田，忽見一鷹刁著一隻大鳥，飛來落在面前。這莊家是個村魯之人，曉得甚麼來歷，趕上前一鋤頭打死，說道：「好造化！我家老婆昨日嫌我不買些葷腥與他下口，今日這兩個鳥兒拿回去煮熟了，倒有一頓好吃。」正在快活算計，誰知一眾家將趕來尋鷹，看那莊丁拿在手裡，便喝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！怎麼把我的鷹打死了！」莊丁道：「這是他飛到我跟前來，所以打死，要拿回家去做下酒，幹你甚事？」家將道：「好個不知死活的人！你家在那裡？」莊丁道：「我就是孟家莊孟太公家的莊丁，你問我怎麼？」內中一個道：「哥，你休要和他講，祇拿他去見家主爺便了。」莊丁道：「打死了一個鳥兒就要拿我，難道沒有王法的麼？」眾家將聽了大怒，就將莊丁亂打。內中一個趕上一腳，正踢著莊丁的陰囊，一跤跌倒，在地滾了幾滾，就嗚呼哀哉了！

那眾家將見打死了莊丁，忙來報知劉猊道：「我家的鷹被孟家莊莊丁打死，小的們要他賠償，連公子也罵起來。所以小的們發惱，和他廝打，不道他跌死了。」劉猊道：「既然死了，要他家主賠還我的鷹來！」即帶了家丁，往孟家莊來。

到了莊上，家丁大喊道：「門上的狗頭，快些進去說，劉王爺二爵主的鷹被你莊丁打死，快早賠還，萬事全休；如若遲了，報與四太子，將你一門碎屍萬段！」莊丁聽了，慌忙進來報與太公。孟太公聞言想道：「劉豫這奸臣投了外邦，他兒子連父親的相知都不認了。待我自去見他，看他怎麼樣要我賠鷹。」孟太公出了莊門，這劉猊在馬上道：「老頭兒，你家莊丁把我的鷹打死了，快些賠來。」太公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是我莊丁打死的？」劉猊道：「我家家將見他打死的。」太公道：「若果是我家莊丁打死的，應該賠你，待我叫他來問。」劉猊道：「你那莊丁出言無狀，已被我打死了！」孟太公不聽猶可，聽了莊丁被劉猊打死，直急得三屍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大怒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你們把他打死了不要償命，反要我賠鷹，真正是天翻地覆了！」劉猊大怒道：「老殺才！皇帝老兒也奈我不得，你敢出言無狀？」就把馬一拍，衝上前來，捉拿太公。孟太公看見的他的馬衝來，往後一退，立腳不住，一跤跌倒。祇一跤不打緊，好似：一團猛火燒心腹，萬把鋼刀割肚腸。不知孟太公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